

楊小樓評傳(六)

周志輔

旅美學人票界名宿周志輔老先生早年世居北平，清末民初所觀京朝名角頗多，對國劇造詣尤深。曾著有「京戲近百年瑣記」「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料」「近百年的京劇」等書凡十餘種，去年又完成「楊小樓評傳」由其長女公子周肇良女士在美就原稿影印發行，茲承俞博生先生徵得周老先生同意，由本刊連載以饗國內讀者。

編者

男女合演聘新艷秋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十二日開明戲院夜戲，劉佩芳以當時准許男女合演，在永勝社中，添聘坤角新艷秋(卽王玉華)，本習梆子花旦，後以改演二黃青衣，善學程艷秋唱法，乃改此名，是日頭天出臺，與言菊朋合演探母回令，大軸楊小樓演安天會。

三月一日夜戲，言菊朋演上天台，新艷秋演鴛鴦塚，楊小樓、錢金福合演鐵龍山。鴛鴦塚係程艷秋所排新戲，是日新艷秋所用配角，小生王又荃，老旦文亮臣，皆程艷秋班中舊人，程艷秋頗不謂然，以後卽將王又荃辭退，多年伙伴，因此失和。楊小樓在鐵龍山飾姜維，赤面綠鎧，起霸、觀星，一招一式，無不威武凝重，念「小小一計非等閑，司馬被困鐵龍關，龐涓誤入馬陵道，項羽兵敗九里山，俺姓姜，名維，字伯約……」約字用入聲，非常好聽。及至派將，念「……

飽餐戰飯，全身披掛，整頓貔貅，隨爺鏖戰。」隨念隨做，其中念整頓貔貅時的身段，係向後三個退步，兩臂輪流上揚過頂，與尙和玉不同，尙和玉保往後三個轉身，雖然矯健，但不及楊小樓邊式美觀。見番王念「老大王再三的逼迫，姜維無禮了。」迫字亦用入聲，沉着而又響亮。起打帶傳傢伙，爲俞菊笙所創，背後扔槍，斜衝着下場門，與水簾洞孫悟空與牛魔王結拜時，耍大刀花，末了用右臂一托將刀扔到下場門，一樣的乾淨俐落。還有由蠻女手中搶過弓箭來，回過手腕去，從背後發出一箭，極其自然。最後戰敗嘔血，持弓跨馬，掄起甩髮，目光炯炯，神威猶不稍減於從前。錢金福配司馬師，臉譜好看，起打穩重，渠亦演姜維能手，早年演過多次，晚年難得有此機會，偶於堂會中爲人煩演，在民國八年十二月六日與余叔岩同搭喜羣社時，那天倒第三是水仙花演醉酒，倒第二是他演鐵龍山，大軸是余叔岩、陳德霖合演南天門，他所念定場詩，後兩

句用的是老詞：「幼識黃公韜略法，姜維身受武侯傳。」水仙花卽郭際湘，又名郭鳳雲，他演醉酒，早負盛名，與余玉琴、路三寶鼎足而三，在搭譚鑫培的同慶班時，譚老板若是臨時回戲不露，就靠他的這些拿手戲來挽住座客了。

四月二十六日夜戲，永勝社辭退坤角新艷秋，恢復舊觀，花旦改約小桂花(卽斌慶社科班的計斌慧，後來改名計艷芬)，老生換了郭仲衡，郭也是票友下海，唱學汪桂芬。楊小樓那天唱雙齣，先演霸王莊，後演金沙灘。霸王莊係八大拿裏的第一齣戲，楊小樓飾黃天霸，因爲王長林已經老病不能登臺，改用傅小山飾朱光祖，天霸假扮長隨，跟着施公拜莊，見了黃龍基，黃龍基出言不遜，天霸上前責問，聲色俱厲，一句「難道爾吃了熊心豹膽」，響亮脆生，臺下不由得來一個炸窩好。金沙灘飾楊七郎，是他早年常演的戲，錢金福爲配韓昌，起打緊湊，下場時有一出手，卽是左手將鞭扔出去，把右手的槍，換到左手

來，然後用右手接鞭而下，這與娘子軍裏兀朮的下場相似。

八大拿與逼民爲盜

八大拿是由施公案小說裡摘出來，施公在漕督任上捉拿強盜的情節，編成了八擒大武戲。這八擒戲是從出京起，有三擒在直隸省境內，第一擒「霸王莊拿黃龍基」，第二擒「獨虎營拿羅四虎」，第三擒「河間府拿侯七」，然後進入山東地界，就是第四擒「東昌府拿郝文僧」。由此進入江蘇省境，就是「殷家堡拿殷洪」，「落馬湖拿李佩」，「淮安府拿蔡天化」，「虹蜆廟拿費德功」這四擒戲了。山東江蘇交界之處，本來民情強悍，在宋朝就有水泊梁山的故事，可是直隸省在鞏固之下，何以那時竟也羣盜如毛呢？原來清朝入關，帶來了八旗勁旅，爲了酬庸，也爲了節省糧餉，就定出「八旗圈地」的辦法。先是把近畿一帶明朝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的莊田，分賞給八旗官兵，後來不敷分配，就強佔民間的田地，劃歸旗人，而以邊遠的荒地補償業主。在順治年間，有三次圈地，民失所依，於是挺而走險，從此閭閻騷然，盜賊蜂起。順治四年的上諭

「今聞被圈之民，流離失所，煽惑訛言，相從爲盜，以致陷罪者多，深可憐憫」，又有順治十六年魏裔介（直隸柏鄉人，諡文毅）的條陳「直隸順永保河等府之民，自圈地圈房之後，饑寒逼身，遂致起而爲盜」，另有順治十二年王秉乾的奏摺「大凡有身有家，甘於爲人奴隸，非無籍棍徒，卽有罪人犯，借旗下名色爲護身之符，更有哄

誘滿洲，羣聚爲奸，以致被害百姓，不敢申告，有司不得申理，種種慘害，不忍枚舉」，由此得着圈地爲害，而使畿輔一帶成爲盜賊淵藪的強有力證明。

在康熙年間「魏象樞（山西蔚州人，諡敏果）的奏摺「臣入都以來，見直隸盜案，多於各省，如皇莊樂亭等處，馬賊成羣，雖盜案處分可謂至嚴，而巡撫總兵，未見防禦擒拿，此盜賊所以日多也。」又「直隸地方盜賊，與他省不同，巡撫既不能管兵，總兵不聽約束，且漢軍漢人無約束駐防章京及莊頭屯撥什庫人等之例。」這就說明地方官無權過問，以至盜風滋長的理由。後來他又建議，「總督一官，最爲緊要，惟皇上特簡才品優長，不徇情面，不擾百姓，滿漢兼通滿洲重臣一員，斯克有濟。其總督衙門似宜駐劄保定，總轄各總兵及各城駐防章京道府州縣衛所等官，並各莊屯地方等處俱聽約束，則設防調度，盤詰擒拿，以專理盜賊爲職，以盜賊寧靖爲功。」由此可知清初總督的職掌，是專爲負責公安的，所以那時施世綸以漕運總督出京赴任，可以兼理民詞，而以訪拿賊盜爲事了。

這第一樁案件，就是在霸王莊拿黃龍基。黃龍基是皇糧莊頭，就是內務府的莊頭，所謂內務府官莊，是屬於鎮黃正黃正白上三旗的莊田，歸內務府的會計司管轄，其莊頭敢於倚官仗勢作威作福可知。當時有兩次上諭，一是格文清康熙二十一年授直隸巡撫，上諭曰：「旗下莊頭與民雜處，倚聲勢，每爲民害，爾其嚴察懲辦，毋姑息。」可見康熙已覺得此種弊端，必須剷除，想必施公在康熙五十四年補授漕運總督時，一定也會奉到同樣的面諭。一是另一次上諭云：「直隸州縣緝拿逃盜，每每踪跡查訪，至內務府莊頭之家，而莊頭護庇，不令捕役進家搜捕，以致直隸人盜案不能絕跡，此皆由內務府莊頭贖匿之故，此等內務府莊頭，並在屯與民人雜居之旗人，若不嚴加約束，必至妄生事端。」因爲黃龍基身爲內務府莊頭，所以膽敢將大盜于七窩藏在其家內，並且欲行刺施公，可爲以上兩段上諭的佐證。

第二擒獨虎營拿羅四虎，是黃龍基死後，其僕人喬四逃奔獨虎營黃的親戚羅四虎那裏。施公到臨清私訪，已踏入山東省境，被喬四識破，唆使羅四虎覘之入莊，由黃天霸破莊救回，擒獲羅四虎，這又是旗奴爲惡的實例。

第三擒河間府擒土豪三撮毛侯七，河間是圈地最多的縣份之一，所以那裏也是養成土豪惡霸的所在，更足見清初八旗圈地爲害之烈。

四月二十七日夜戲，小桂花演醉酒，郭仲衡演斷蜜洞，楊小樓演戰院城，飾張繡，錢金福飾典章，郝壽臣飾曹操，仍是約出老角田桂鳳來飾鄉氏。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六月二十八日華樂園日戲，楊小樓演金錢豹，約富連成科班的武生駱連翔配孫悟空，那時運月亭、范寶亭都已老了，蹣跚子有些不方便，所以換了駱連翔，富連成的武行，是由范福泰、楊萬青幾位老先生教的武工把子，路子極正，駱連翔此時已滿科，工夫確實，所以楊小樓邀他爲配。

武功開打火爆嚴實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四月七日開明戲

院夜戲，錢金福演青風寨，楊寶忠、關麗卿合演御碑亭，楊小樓、侯喜瑞、劉宗揚合演初次新排三四本連環套。這是接着頭二本連環套新編出來的，是將寶爾敦拿住，押解進京，打入囚車，梁大興打算劫囚車，與押解囚車的黃天霸，動起手來，未能取勝，寶爾敦到京，得免一死，於是削髮出家為僧。楊小樓飾黃天霸，劉宗揚飾梁大興，侯喜瑞飾寶爾敦，劫囚車一場，黃天霸與梁大興二人俱用的是單刀，楊小樓素來是不喜歡踢鸞帶的，那天站在下場門口，右手舉起刀來，左足踢鸞帶上肩，一個亮相，然後起打，真是邊式好看極了，梁大興由上場臺口迎上去，兩人打得非常的火爆而又嚴實。

五月二十六日夜戲，楊小樓又演雙齣，先演霸王莊，後演飛叉陣。霸王莊是楊小樓飾黃天霸，范寶亭飾黃龍基，王福山飾朱光祖，那是王長林已經身故，所以用他的兒子王福山頂補。飛叉陣是楊小樓飾牛毛，錢金福飾耿奔，劉硯芳飾馬授，牛毛紮綠靠，勾綠臉，所使的兵器是鋼叉，起打時扔叉，比金錢豹略為省事些，楊小樓扮的牛毛，在臺上一抬頭，一挺胸，那份眼神，就顯得猙獰凶猛，這是他的特長。霸王莊與飛叉陣，都是當年俞菊笙常演的戲，飛叉陣本是武老生的戲，以馬授為主角，用的是飛抓，為耿奔父子的三桿勾連槍鎖住，不能取勝，終於降漢，黃月山演此戲，即係飾馬授，但俞菊笙則飾牛毛，要鋼

叉，此劇又名鬧昆陽，其中有洋人操兵一幕，領兵的大鬼子，顛頂笨拙，引人發笑，聞係當年迎合慈禧太后仇洋之心理，添進去的，實則與劇情毫不相干。

十月三十一日華樂園夜戲，大軸楊小樓重演取桂陽，這一次的演出，因為許德義上次在狀元印中尋仇被下，錢金福現已病愈，可以登臺，就由錢金福飾張飛，二人在孔明帳前搶令，更見精彩，但是王長林已身故，由其子王福山頂演趙雲，其妻與嫂換了趙瑤琴與沈靈華，遲月亭與劉硯亭仍分飾趙雲的部將，與楊小樓所飾的趙雲，起打嚴實，真能使人百觀不厭。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一月二日夜戲，

大軸楊小樓演冀州城，飾馬超，錢金福飾姜叙，遲月亭飾馬岱，范寶亭飾龐德，郝壽臣飾楊阜，鮑吉祥飾韋康。楊小樓在簾內念：「人馬撤回西涼者」，然後上場，紮白靠，頭戴麻冠，鬚披白綢，表示孝服出征，扮相極其漂亮。先坐帳斬趙月，但留梁寬、趙衢二人守城，信之不疑，終為所算。其後發兵，與姜叙交戰，打大刀槍，楊錢二人，多年搭檔，打的嚴實緊湊，無與倫比。姜叙敗走，馬超回城，這時梁、趙二賊，將馬超的妻室孩兒，綁上城樓，這就到了最緊張的一場「陣城」了。楊小樓是見到妻子綁在城上，用兩手抓住槍杆的中間，向前急衝，好像一時不顧得勒馬的樣子，兩臂戰抖，雙肩緊皺，口中嘶嘶作響，彷彿是咬牙切齒，由上場門衝到大邊臺口，然後還中場，擲槍下馬，轉身往後陣「硬僵屍」，以後見其妻與子被殺，尚有一次暈倒及一次向前

陣「硬僵屍」，俱足見真工夫，同時遲月亭亦隨之翻跌，且帶蹣蹩子，每次此戲，俱由渠作配，為之增色不少。此後馬超聞報，唱八句搖板，均帶身段，隨唱隨做，尤以末句的「海角天涯」四個字為最好聽。他在入宮當差所遞的戲目上，即有此戲與反西涼，皆馬超戲，反西涼在前，即三國演義第五十八回「馬孟起與兵雪恨，曹阿瞞割鬚棄袍」故事。據聞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楊氏與馬連良同在上海大舞台演出，曾在馬連良新排的「要離斷臂刺慶忌」戲裏飾演慶忌，就也要蹣蹩一個「硬僵屍」，算是捧足了馬連良，而馬連良亦終身感念不忘。

西遊猴戲再添一齣

十二月十二日夜戲，取金陵（范寶亭、邱富棠），探親家（何佩華），瓊林宴（劉硯芳、劉硯亭），二本安天會（楊小樓、李洪春、錢寶森、遲月亭）。是日戲碼中人事較從前大有更動，取金陵的赤福壽，向來非錢金福即許德義，而尤以許德義演時為最多，此時錢金福抱病，許德義被下，於是以前范寶亭補其缺，渠係小福壽科班出身的范福泰外號范繩子之子，曾在小福壽科班坐科，與許德義、何佩華、錢寶森為師兄弟，精於短打戲，但長靠不及許德義與何佩華，平日為俞振庭與楊小樓配戲時多，難得有此機會，擔任正角。晚年有兩次在地安門外，景泰茶園，臨時班中，演過鐵龍山與艷陽樓，皆係大軸，是由司馬師青面虎，升格而為姜維與高登，一吐平日寄人籬下之悶氣。他還有一齣拿手傑作，是飾演

通天犀中的青面虎，高陽崑腔班中侯益隆也對此脚色擅長，但是可惜他祇將此戲傳授於河南來的武生劉奎官，而未在京覓得傳人。劉硯芳與劉硯亭二人為弟兄，皆小吉祥科班出身，劉硯芳本習花旦，藝名小梧桐，後改武生，又改老生，劉硯亭演武淨，本為吳和吉所授，又拜錢金福為師，以賈家樓的程咬金，學錢最像，此日在開府中飾煞神，即完全摹倣錢金福的路子。二本安天會，係初次排演，接連頭本，劇情是孫悟空為二郎神的哮天犬擒住，李天王將其交與老君，帶回洞府。老君將悟空放在八卦爐內，打算鍊回他所盜吃的那些金丹，誰知悟空不怕火鍊，逃出八卦爐，二次再開天宮，為如來佛祖收伏，壓在五行山下，即西遊記第七回「八卦爐中逃大聖，五行山下定心猿」的情節。昇平寶筏承應大戲中編成四齣；第十七齣「燒仙鼎八卦無靈」，第十八齣「鬧天宮九霄有事」，第十九齣「降伏野猿虔奉佛」，第二十齣「廓清饑虎慶安天」，就是新排二本安天會所依據的，場子不及頭本偉大，但亦頗熱鬧，從此楊小樓的猴兒戲，又添了這麼一齣。

素奉道教崇敬關公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二月四日北平吉祥園夜戲，大軸初次排演「掛印封金，瀾橋挑袍」。

楊小樓飾關公，郝壽臣飾曹操，此戲緊接白馬坡斬顏良之後，楊小樓從前曾陪王鳳卿演過白馬坡的顏良，今日自飾關聖，扮相威武，動作凝重，在瀾橋橋頭，以青龍偃月刀挑紅袍的姿勢，非常美觀。此戲在崑曲古城記中為「辭曹、識儼

、受錦」三折，清莊恪親王奉旨編鼎峙春秋，嘯亭雜錄謂其抄襲元明四川圖諸院本，即包括古城記在內，幾乎整本收入，將此三折縮成兩齣，即第五本第五齣「掛印封金尋舊主」，第六齣「紅袍藥酒饒賢侯」。關公於儒、釋、道三教，均有地位；在儒教中，稱為關西夫子，與關東至聖，同樣的廟貌千秋；在佛教中，叢林裏也塑像供養，尊為護法神；在道教中，本來傳於天君之列，以馬趙溫關並稱，後因關公已封伏魔大帝，不應再屈居天君，於是改為馬趙溫劉，以宋將劉錡補此地位，尤以梨園行更不敢以蠶眉鳳目者扮成站將，連臨江會裏，都往往不露關公而代以桓侯，後來也有人以四天君為馬趙溫周，則是將明朝錦州名將周遇吉尊為天神了。

楊小樓素奉道教，對於關公，尤其極為崇敬，梨園行凡是扮關公者，必定懷裏揣着「老爺碼兒」，那是一種用彩色印成的關公紙像，普通叫做「神碼兒」，還有北京人年底下送竈時，供在廚房的「竈王碼兒」，也是印成的竈君神像，觀楊小樓在後臺上裝後，揣着神碼兒，閉目凝神，那份虔誠的態度，真是令人肅然起敬，恰巧那天在演畢此戲以後，他總覺得身上有點兒不合適，於是馬上擱起來，從此沒敢再唱了。

七月十四日夜戲，慈瑞全演連陞店，陳麗芳演玉堂春，楊小樓、郝壽臣、錢寶森、遲月亭合演新排的「甘寧百騎劫魏營」。慈瑞全此時已算老角，但是人們習慣仍以「小慈」呼之，在連陞店中，他飾店家，所念戲詞，不與蕭長華相同，他用的是老詞。陳麗芳係青衣程清芬之徒，摹倣

程硯秋唱工的。「甘寧百騎劫魏營」係三國演義第六十八回的「回目」，楊小樓飾甘寧，紮軟靠，在劫營之前，為着激勵將士，有大段白口，尚和玉亦曾演過此戲，場子略有不同，戲名為「戰合肥」，與富連成科班所排戰合肥屬於三國演義第五十三回太史慈中箭事者，又名同而實異。

程派罵殿加入新腔

八月二十五日開明戲院夜戲，王福山、邱富棠合演打瓜園，茹富蕙演連陞店，陳麗芳演罵殿，楊小樓、郝壽臣、錢寶森、遲月亭合演初次新排的壘山谷。「打瓜園」係陶弘與陶三春父女打鄭恩故事，王福山飾陶弘，裝出手足殘廢而武功卓越的老英雄，為王長林當年的絕技，名父之子，的是不凡，此戲從前王長林受之於德子杰，後來傳給葉盛章，因為陶弘是山西人，所以念白要帶有山西口音。茹富蕙在「連陞店」裏飾店家，純用蕭長華的戲詞，嗓音清亮，完全與蕭二順相似。他還有一個本事，就是能唱小嗓兒，有一次陪着王又宸唱全本黑驢告狀，他飾屈伸，在女鬼附體的時候，唱整段青衣的慢板，非常好聽。「罵殿」本是老戲，多年無人動過，後來由陳德霖提倡，程硯秋學會了，跟王瑤卿討教，琢磨了幾個新腔，安了進去，從此這齣罵殿就成了程派的名戲。

「壘山谷」就是三國演義第一百十四回「姜維棄糧勝魏兵」那段故事，楊小樓飾姜維，郝壽臣飾鄧艾。姜維的扮相，還是照舊與鐵龍山相同，祇是換了「慘滿」，形容此將軍連年為國勤勞

已臻老境。出場起雙霸，左右兩次，一反一正，比鐵龍山還要繁重，真是累活。楊老板年紀已過半百，猶排此重頭好戲，足見其不肯服老。姜維帶的「慘滿」，正字實在應當是「蒼滿」，蒼是灰白的意思，皖人讀「蒼」如「參」，為陰平，京人訛為上聲，讀若「慘」，此為徽班土音之殘存者。此外如「文洋」實為「汾陽」之誤，郭子儀卸甲封王，改戴此冠，陽平關的曹操已封魏王，亦戴此冠，應為王帽，但皇帝戴的為皇帽，以吳人皇王不分，易滋混淆，所以即用「汾陽」二字為其代名詞，而現在梨園行習稱的「王帽」，正字實應寫成「皇帽」。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月三日慶樂戲院夜戲，那天是慶樂園改建開幕第一天，慶樂園在大柵欄中間路北，與三慶園斜對面，為早年四大徽班輪轉之地，後來寶勝和梆子班也常在那裏演，庚子年曾遭到破壞，但內部戲臺，尚能對付，稍加補葺，仍可照常賣座，最近數年，以楊韻圃原唱梆子花旦藝名還陽草所成立之奎德社坤班在該園演唱最久。此次重修，改建新式舞臺，頭一天就約的永勝社，戲碼是：金沙灘（許德義）、樊江關（魏蓮芳）、定軍山（劉佩芳）、落馬湖（楊小樓）。許德義自從民國十七年在開明戲院對於楊小樓無理尋釁，被辭出班，在外無常班可搭，頗為潦倒，經人說合，重回永勝社，楊小樓為人天性厚道，不念舊惡，仍舊錄用，當然是念在許蔭棠往日與楊月樓的交情，照此說來，許德義那天更不應該暗下毒手。不過許德義演戲也有其獨到之處，工架穩重，武功嫻熟，無論長靠

短打，俱具精彩，尤其紮靠時，後影都好看，為他人所不及，其單挑的戲，演者中軸，更能提起觀眾精神，也算永勝社中，相當得用的一個角兒。魏蓮芳是久搭斌慶社科班，雖然不是斌慶的徒弟，但是搭班習藝，時間最長，差不多在童年時期，一直就沒離開過斌慶，後來拜梅蘭芳為師，也偶爾在梅氏班中串演，對於梅派的戲，知道的很多，所以有許多票友，向他討教。

八月二十三日吉祥園白天，楊小樓演籌武關，這是他最後一次演出此戲，配角方面，大部份換了新人，一隻虎是劉佩亭替了錢金福，馬童是王福山替了王長林，周母是方寶全替了羅福山，少夫人是律佩芳替了趙芝香，家將是李春義替了譚春仲，祇有公子是韓金福，還是用二十年前在第一舞臺出演時桐馨社的舊人，想楊小樓在臺上演此戲時，也不禁感慨於眼前的滄桑。方寶全是笛師方秉忠的兒子，其兄寶奎，習武淨，寶全初習老生，後改管事，今以周母無適當人選，始破例登臺。律佩芳演青衣，倒也能够稱職，據說律姓是元朝丞相耶律楚材的族人，本是複姓，現在祇單用一個律字為姓。

尚小雲為兒子求教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一月十一日夜戲，臨時與尚小雲合作，兩人俱演雙齣，楊小樓先在倒第三與許德義合演武文華，尚小雲在倒第二與郝壽臣合演法門寺，大軸是楊小樓、尚小雲、郭春山、札金奎合演湘江會。據說那天是尚小雲為的想教兒子尚長春，改正所習的武文華，要向

楊老板討教，特煩楊老板演一次，使尚長春從旁觀摩，他自己情願陪着楊老板唱一齣湘江會。那天楊老板可也真是高興，一齣短打，一齣長靠，一點都不偷懶，一招一式，全都顯出真本事來，可便宜了觀眾大家。那天許多內行武生，全到吉祥園來聽這兩齣，前後臺都擠滿了，認為是「打着燈籠沒處找」的機會。

「湘江會」的吳起，本來是武淨的活，紮綠靠，勾紅三塊瓦臉，那天楊小樓是俊扮，甩髮，掛素網彩球，帶黑滿，紮白靠。頭場起霸，掛寶劍，起打時，先用槍，後來用鞭，與尚小雲所飾的無鹽娘娘對槍，臺風之佳，槍花之美，無法形容，尤其是尚小雲具有武功底子，兩人打得非常嚴實，令人叫絕。還有郭春山飾的齊王，戴草王盔，穿女蟒，朝方，帶白吊搭，扮相與棋盤會相似，完全用丑的身段，而札金奎飾的衛靈公，亦極能稱職。後三日，即一月十四日，尚長春就在長慶社科班露演這齣武文華，地點也是在吉祥戲院。

一月三十一日夜戲，于蓮仙演穆柯寨，劉宗揚、陳麗芳合演甘露寺，楊小樓、郝壽臣合演初次新排的「康郎山」，是他最後的一齣新戲。于蓮仙是富連成科班出身，藝名小荷花。「康郎山」是宋朝的故事，楊小樓飾曹晟，扮相先為軟紫中褶子，後場紮靠，郝壽臣飾牛皋，李洪春飾岳飛，演到曹晟歸降為止。楊小樓自從排過這一齣新戲以後，即未再排新戲。

案康郎山收曹晟的情節，不見於說岳全傳，也與歷史不合。小說中所記武穆生前收服諸將，

曾經在舞臺上演出過者，有康郎山收余化龍，棲梧山收何元慶，汝南莊收高龍，九龍山收楊再興四齣。至於康郎山見於讀史方輿紀要，係在江西鄱陽湖之南涯，而曹成造反，係由江西竄入湖南道州（今湖南道縣）、賀州（今廣西賀縣）、連州（今廣東連縣）；武穆引軍進剿，一敗之於賀，再敗之於連，成乃回竄湖南，再入江西，又為韓世忠阻於豫章，成遂降於世忠，並未降於武穆也。

三月三十一日長安戲院夜戲，大軸楊小樓演英雄會，自飾黃三泰，由錢寶森飾寶爾敦，王福山飾楊香武，均是子代父職，祇有遲月亭飾計全，仍是舊人，是日尚有一老角可記，即是郭春山飾鐵驢子孫力，名手登場，增色不少。

蓋叫天從心裏佩服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二月十四日，即戊寅年正月十五日，楊小樓故於家中，年六十一歲，殮以道家裝束，從此羽化登仙，償其宿志。其晚年尚有兩戲，屢欲排演，而終未能實現，一為「蓮花塘」，即紀曉塘捉妖，為其在小榮椿科班中所習演者；一為「窘德福」，係俞菊笙當年所常演之戲，均以配角不全，只好擱置。但尚有三齣戲，為其偶爾動過一次，雖忘其年月，而後不能不記載的價值。一次係在陸宗輿家中，某年四月十四日呂祖誕辰，陸家向有呂祖乩壇，是日特別加以慶祝，搭臺演唱堂會，楊小樓以道家信徒，除所演正戲而外，在開場「賜福」中，自飾天官，唱「雨順風調」的醉花陰，仍是在科班中

所習，字正腔圓，尤其是一派虔誠，鄭重其事，恐係其出科以後，絕無僅有的演奏。一次係在三慶園日戲，演薛家窩，自飾薛金龍，戴白鴨尾巾，穿白綢襖褲，帶白滿，手托撲刀，以遲月亭飾黃天霸，兩人分由上下場門出場，直奔臺口，站住亮相，真是好看。後來起打，兩人配搭多年，駕輕就熟，嚴實合縫，遲月亭是小天仙科班出身，擅長短打戲，以演花蝴蝶擰旋子得名，其武工夫向為內行所稱道，在楊小樓的班子裏頭充武行頭目，與楊小樓配戲，可算相得益彰。那次係剛從上海回京，因為楊在上海曾與蓋叫天（即張英傑）兩人有一次合作的機會，所演即係此戲，事後據蓋叫天語人，楊老板身手不凡，似慢實快，這才真是內行的看法，外行人以為楊小樓武戲文唱，疑其武工夫不够到家，不知道他是從小就在科班裏練功，那會有不磁實的道理。在科班裏，徒弟練功，每天都要由師傅們督促着，就連翻跟頭都不能馬虎，必得要兩位教師親手把着，指示勁頭兒，小榮椿科班的武工教師，非常有名，如楊萬青、范福泰，都是「一看功」的好手，楊萬青的名字叫做楊恭，又是楊小樓的開蒙師，此外還有楊榮壽、姚增祿兩位武戲教師，俗語說「名師出高徒」，楊小樓那會有武功欠佳的道理，蓋叫天這幾句話，並不是出於恭維的口吻，實在是惺惺相惜的肺腑之言。另一次係在第一舞臺的義務戲中，與余叔岩合演鎮潭州，他飾楊再興，起稱一場，腰懸寶劍，念四句定場詩，句句都有身段，後來與岳飛會陣，起打對槍，掏翎子，亮相，處處都是武小生的路子，真是多才多藝，能者無

所不能。

僅生一女門徒不多

楊小樓娶的是周春奎的姪女，但無子嗣，只有一女，嫁給劉硯芳，生子二人，宗揚、宗年，皆無成就，劉又生有一女，嫁給武生高盛麟。楊小樓晚年收有義子克明，從甄洪奎習老生，娶小生徐寶芳之女，即琴師徐蘭元花旦徐碧雲之妹，克明受人愚弄，染有嗜好，楊小樓怒而逐出，但在楊小樓故後，他倒也能改過自新，在徐碧雲班中，充當班底。

楊小樓的住宅，是在前門外的笪帶胡同，門口外邊，有一排硃紅色的大木柵欄，高興整齊，由笪帶胡同西口往南，就到了琉璃廠的廠東門口。楊小樓所收的門徒不多，早年只有一個沈華軒，體格魁梧，外號沈大個兒，學得有點兒意思，楊小樓也很賞識他，常在楊小樓的班子裏，演正工武生戲。後來另搭別的班子出演，戲路也漸駁雜，有時演紅生戲，又會演過百涼樓的吳楨，那簡直是挽了黃派路子，且可惜死得甚早。

在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戲曲學校的第一班學生傅德威，和第四班學生延玉哲，同在北京中央公園水榭拜楊小樓為師，延玉哲是京旗人，其父延庚字少白，為北京警界中人，與楊小樓交最厚，傅德威也是他介紹，所以楊小樓的確教給他們倆人幾手特別的招兒，稱得起是楊派真傳，無奈傅德威後來仍是走尚和玉的路子，而延玉哲又改了行，脫離了梨園界，據說已身故於臺灣，

算是楊小樓枉費心血。

還有一個孫毓堃，是俞振庭的外甥，幼年在斌慶社坐科，藝名小振庭，專演俞派武生戲，打的極衝，完全是俞五教出來的那一套，後來也投在楊小樓的門下，改正了幾齣戲，像長坂坡就真有些像楊老板的神氣，畢竟是有了根底，容易修成正果，只是他後來甚少出演，卒致沒沒無聞。

此外還有高盛麟，是以親戚的關係，偶然得到楊老板的指點，雖然為戲不多，已經使他可以藉此成名，算為僅存的楊派傳人。

楊小樓生平所用的場面，打鼓的係鮑桂山，吹笛係方秉忠，胡琴係耿永清，檢場係閻福，均係昇平署舊人，在宮內即為楊小樓的隨手。此外大鑼陳四，亦係相從多年，管理衣箱的靳榮軒，亦曾在昇平署中當差。

鮑桂山係沈立成之徒，在光緒二十八年，入昇平署充隨手，楊小樓在光緒三十二年挑進昇平署，首日演長坂坡，即由鮑桂山司鼓，以其為武場能手，以後即無論在宮內或在外面，均與楊小樓合作，數十年無間斷。

方秉忠的祖父方德榮，以吹笛隨三慶徽班入都，傳至其子方國祥，世守其業，曾入南府當差，國祥以其技傳秉忠，又得繼其父職，楊小樓所排昆曲戲，當方秉忠在日，每次由彼攜笛。耿永清幼入浦阿四門下，習三弦，宣統三年，被選入昇平署充隨手，後改胡琴，即搭入楊小樓班中。

閻福為檢場世家，其父名閻定，在光緒十九年，被挑入昇平署當差，門徒甚眾，閻福於光緒十九年，入署効力，二十四年，閻定死，即補其

缺。迨楊小樓入宮供奉，演戲時，多由其檢場，後入楊小樓班中，其拿手為撒火影，無能出其右者。而且在臺上，極守舊規，只佇立下場門側，從不穿短衣服，猶存先輩典型，實可稱道。

大鑼陳四，面圓體胖，晚年蓄微髭，頂上挽髮髻，或亦道家者流，故能於工作時終場站立，腕力不衰，當係修鍊有素。

靳榮軒於光緒二十一年被挑選入署，係頂替

「王福」的旗籍舊名，以照例若冒用旗人名額，則可得雙份錢糧。渠曾在小榮椿搭班，常為學生們扮戲，入宮較楊小樓為早，故對於楊小樓進署，多所指導，所以楊小樓一直用他，不離左右。

楊小樓所用配角及隨手，均終其人生不更換，其垂念故舊之情，久而彌篤，足見其為天性中人，即此一端，已足千秋，不僅以藝事傳也。(全文完)

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

清。金 天下才子必讀書

聖嘆評

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傑作三百五十四篇，篇篇詳加批註，句句妙語如珠。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定價每部九〇〇元。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另加掛號郵資。

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 著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定價臺幣一百二十元優待「時代文摘」及「中外雜誌」讀者祇收90元。